

慢讀

nd the Sea

老人与海

[美]海明威 / 著
李亚飞 / 译

台海出版社

老人与海

The
Old
Man
and the
Sea

[美]海明威
李亚飞

/著
/译



台海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老人与海 / (美) 海明威著; 李亚飞译 - 北京:

台海出版社, 2016. 10

ISBN 978 - 7 - 5168 - 1168 - 9

I. ①老… II. ①海… ②李… III. ①长篇小说 - 美国 - 现代 IV. ①I712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6) 第 209069 号

老人与海

著 者: (美) 海明威

译 者: 李亚飞

责任编辑: 刘 峰

装帧设计: @ 释_Studio

责任校对: 李 雯

版式设计: @ 释_Studio

责任印制: 蔡 旭

出版发行: 台海出版社

地 址: 北京市朝阳区劲松南路 1 号 邮政编码: 100021

电 话: 010 - 64041652 (发行, 邮购)

传 真: 010 - 84045799 (总编室)

网 址: www.taimeng.org.cn/thcbs/default.htm

E-mail: thcbs@126.com

经 销: 全国各地新华书店

印 刷: 北京中印联印务有限公司

本书如有破损、缺页、装订错误, 请与本社联系调换

开 本: 880mm × 1230mm 1/32

字 数: 111 千字 印 张: 8

版 次: 2016 年 10 月第 1 版 印 次: 2016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

书 号: ISBN 978 - 7 - 5168 - 1168 - 9

定 价: 32.00 元

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



一个人可以被毁灭，但不能被打倒。

他是一位独自驾着小船在墨西哥湾捕鱼的老人，然而现在他已经八十四天没有捕到一条鱼了。在最初的四十天里，有一个男孩陪着他。可是当连续四十天没有捕到鱼之后，男孩的父母对他说，老人现在正霉运当头，实在是倒霉透了。于是男孩听从他们的话去了另一条船上，头一个星期就捕到了三条大鱼。每一天，当男孩看到老人划着空空的小船回来时，心里都很难受，他总是走过去帮老人拿钓绳或者鱼钩、鱼叉，以及卷在桅杆上的船帆。那块船帆上用面粉口袋打着补丁，卷成了一团，看起来就像是一面标志着永远失败的旗帜。

老人身形消瘦、面色黯淡，脖子后面有深深的皱纹。热带海洋上的烈日常年灼烧着他的面庞，留下了良性皮肤癌的褐斑。褐斑爬满了他的脸颊两侧，而他的手臂上则留着捕捉大鱼时绳索留下的深深勒痕。不过这都是些历时弥久的旧伤疤。它们就仿佛干涸无鱼的沙漠中被侵蚀的地带一般苍老。

老人身上的一切都写着苍老，唯独那双眼睛例外，他的双眼有着海洋一般的颜色，充满了乐观且不服输的精神。

“圣地亚哥，”当他们从小船停靠处爬上岸时，男孩对他说，“我又可以跟你一起捕鱼了。我家里挣了点儿钱。”

是老人教会了男孩如何捕鱼，因此男孩很爱戴他。

“不，”老人说，“你现在赶上了一条幸运的船。就留在那儿吧。”

“你还记得吗？你曾经也连续八十七天没有捕到鱼，可是接下来的三个星期，我们每天都捕到了大鱼。”

“我当然记得，”老人说，“我知道你从没因为质疑而离开我。”

“是我爸爸让我离开的。我是个孩子，只能听他的。”

“我知道，”老人说。“这是理所当然的。”

“他没什么信心。”

“是的，”老人说，“但是我们有，对吗？”

“没错，”男孩说道，“我可以请你到露台餐厅去喝杯啤酒吗，然后我们把东西拿回家去。”

“那挺好！”老人说，“两个渔夫一起喝一杯。”

他们坐在餐厅的露台上，许多渔夫拿老人开起了玩笑，他却并不生气。另一些年老的渔夫看到他后感到很难过。但是他们并没有把这种难过流露出来，他们客气地说着水的流势，谈论他们抛投钓绳的深度，还有持续的好天气以及彼此的见闻。当天最成功的渔夫们已经走了进来，他们把在外面杀好的马林鱼放在两块木板上，两个男人分别抓着铺板的两端蹒跚地站立着，他们等待着鱼屋的冰车来把这些鱼运到哈瓦那的市场去。那些逮到鲨鱼的人把他们的战利品带到了海湾另一边的鲨鱼加工厂，在那儿鲨鱼通过滑轮组被挂了起来，它们的内脏被去除，割了鳍，剥下皮，肉也被切成了小块出售。

当东面有风吹来的时候，一股气味就会穿过海港，从鲨鱼加工厂传过来；不过今天的气味很微弱，因为风吹向了北边，而且随后不久就停止了，露台上呈现出一片愉悦和晴朗的景象。

“圣地亚哥。”男孩说道。

“嗯。”老人答应着。此时他正握着杯子，追忆多年以前的光景。

“我出去弄点沙丁鱼，给你明天吃，好吗？”

“不用了。去打会棒球吧。我还划得动船，而且罗格里奥会帮我撒网的。”

“我想这么做。假如我不能和你一起捕鱼，我想帮你做点什么。”

“你请我喝啤酒了，”老人说，“你已经是个大人啦。”

“你第一次在船上见到我时，我多大？”

“你当时只有五岁，那天我们把一条活蹦乱跳的大鱼弄上船，你差点丢了命，那家伙几乎要把船给撞碎了。你还记得吗？”

“我记得它尾巴扑腾的声音，还有船梁破裂的声音和棍子的敲打声。我还记得你把我扔向了船头，那儿放着湿的钓绳，我感觉到整条船在晃动，你像砍树一样敲打它，我浑身都是血腥味。

“你是真的记得那些事，还是我先前对你说过？”

“自打我第一次跟你一起出海，之后所有的事情，

我都记得。”

老人用他那双被太阳灼伤、充满自信和关爱的眼睛看着男孩。

“假如你是我的孩子，我一定会带你出去闯荡闯荡，”他说，“但你是你父母的孩子，而且你在一条幸运的船上。”

“我去拿几条沙丁鱼来怎么样？我还知道从哪儿能弄到四条鱼饵。”

“我今天还有剩的，我用盐腌好放在盒子里了。”

“我给你弄四条新鲜的。”

“一条就够了。”老人说。他的希望和自信从未消失。但是现在又像微风吹拂过的那般清晰。

“两条吧。”男孩说。

“那就两条吧，”老人同意了，“你不是偷来的吧？”

“我倒是想，”男孩说，“不过这些是我买的。”

“谢谢。”老人说道。他实在太单纯了，甚至不愿意去思索自己什么时候变得如此谦卑。但是他知道自己已然这样了，并且他觉得这并不羞耻，因为这无损于他的自尊。

“看这海流，明天会是个好天气。”他说。

“你打算去哪儿？”男孩问。

“去远一点的地方，等风向变了再回来。我打算天亮前就出发。”

“我会试着劝船主也去远点儿的地方捕鱼，”男孩说，“这样一来，假如真有大家伙上了钩，我们可以去帮帮你。”

“他不会愿意去太远的地方捕鱼的。”

“这倒是，”男孩说，“但是我能看见一些他视线之外的东西，比如说一只飞翔的鸟，这样我就可以对他说那是鲛鳅，让他去追赶。”

“他的眼神这么差？”

“他几乎是个瞎子。”

“这可真是奇怪，”老人说，“他从未捕过海龟啊，那才真是伤眼睛呢。”

“可是你在莫斯科托海岸捕了很多年海龟啊，你的眼睛不是很好嘛。”

“我是个不寻常的老头。”

“不过你现在还有力气去对付一条真正的大鱼吗？”

“我想是吧。而且我有不少技巧可以用呢。”

“我们把东西拿回家吧，”男孩说，“这样我就能拿上网兜去捕沙丁鱼了。”

他们拿起船上的渔具。老人把桅杆扛在了肩头，男孩则拎起装着盘绕起来的棕色钓绳的木盒子，还有鱼钩和带柄的鱼叉。装鱼饵的盒子放在船梢底下，那儿还放着一根木棒，用来对付被拖到船边的大鱼。谁也不会偷老人的东西，不过还是把桅杆和粗重的钓绳拿回家好了，因为露水会侵蚀它们，而且，虽然老人十分确定当地人不会偷自己的东西，可他还是认为没有必要将鱼钩和鱼叉留在船

上，引诱别人。

他们一起沿路走向老人的小屋，踏入敞开着的门。老人把缠着帆布的桅杆倚靠在墙上，男孩把木盒和其他渔具放在一旁。那桅杆的长度几乎赶上了整间屋子。这座小屋由生长在大椰子树上的的苞壳做成，这种坚硬的壳被称为“海鸟粪”。屋子里有一张床、一张桌子、一把椅子，还有一块可以生炭火做饭的泥巴地。在周围平整地铺着纤维质海鸟粪的棕色墙上，挂着一幅耶稣圣心图和一幅柯布蕾圣母图。这些都是他妻子的遗物。墙上还曾经挂着他妻子的彩色照片，不过被他取了下来，因为这让他感到自己太孤单而不忍直视，如今照片被放在角落的架子上，他用一件干净的衬衣盖在上面。

“你有吃的吗？”男孩问。

“有一锅黄米饭，搭上点儿鱼。你要不要尝尝？”

“不了，我回家吃。要我帮你生火吗？”

“不用。我待会儿自己动手。或者我干脆吃冷饭得了。”

“我能把渔网拿走吗？”

“当然可以。”

其实根本没有什么渔网，男孩清楚地记得他们把它卖掉了。可是他们每天都要重复一遍这通谎言。而且，男孩也知道，并没有黄米饭和鱼。

“85是一个幸运数字，”老人说，“你想不想看看我逮一条大鱼，清理完还有一千多磅的大家伙？”

“我拿渔网捉沙丁鱼去。你在门外晒会儿太阳好吗？”

“好的。我有昨天的报纸，我要看看棒球新闻。”

男孩不知道昨天的报纸是不是捏造出来的，不过眼瞅着老人从床下把它取了出来。

“佩德里科在杂货铺里给我的。”他解释道。

“我一捉到沙丁鱼就回来。我要把我们的鱼一起放在冰块里，这样我们可以早上一起吃。等我回来时你再给我讲讲棒球吧。”

“洋基队可不会输的。”

“可是我倒担心克利夫兰的印第安人队没准会赢。”

“要对洋基队有信心，我的孩子。想想伟大的迪马奇奥吧。”

“我怕底特律老虎队和克利夫兰印第安人队会赢。”

“当心点吧，否则就连辛辛那提红队和芝加哥白袜队你都要害怕了。”

“你先读会儿报纸，等我回来再跟我说吧。”

“你说我们是不是该买一张尾数是85的彩票？明天是第八十五天了。”

“可以啊，”男孩说，“不过你的最高记录可是八十七天，这又怎么说？”

“这种事儿可不会再发生了。你看能弄到一张尾数是85的吗？”

“我可以去订一张。”

“一张的话，要花两块半。我们跟谁借呢？”

“这个不难。我随时都能借到两块半。”

“我猜也许我也能借到。但是我尽量不这么做。一开始是借钱，接着就得乞讨了。”

“注意点保暖，老头，”男孩说。“别忘了现在是九月了。”

“正是大鱼出没的月份，”老人说。“五月里谁都能当渔夫。”

“我去捉沙丁鱼啦，”男孩说。

男孩回来时，老人躺在椅子上睡着了，此时太阳已经落山。男孩从床上拿了条旧军毯，在椅背上铺开，盖住了老人的肩膀。这副肩膀很不同寻常，尽管苍老却依然很结实，老人的脖颈也很健壮，当他睡着时脑袋前倾，颈部的皱纹也显得不那么多了。他的衬衣上打了许多补丁，就像那船帆一样，而且这些补丁经过太阳的照射，颜色也变得深浅不一。老人的头部看上去十分衰老，他闭着眼睛的时候，更显得毫无生气。那张报纸铺在他的膝盖上，他的双手压在上面，以至于晚风无法将之吹落。他的双脚则是赤裸裸的。

男孩又离开他一会儿，当他再次回来时老人还沉睡着。

“醒醒吧，老头，”男孩说着，把一只手搭在老人的膝头。

老人睁开眼睛，好一会儿才从遥远的梦境中晃过神来。然后，他露出了微笑。

“你弄到了什么？”他问。

“晚饭，”男孩回答。“我们要吃晚饭了。”

“我不是很饿。”

“来吃点吧。不吃饭可没法捕鱼。”

“我可以的。”老人说着，站了起来，他把报纸折好。然后他又开始叠毯子。

“把毯子裹在身上吧，”男孩说，“只要我活着，就不会让你饿着肚子捕鱼。”

“那你就好好保重自己吧，希望你长寿。”老人说，“我们吃什么？”

“黑豆和米饭、油炸香蕉，还有些炖菜。”